

清人编选的文章选本研究

孟伟著

下之人而號之曰某體追
聲蹕影轉展模肖綺於魏
晉濫於陳隋佻薄似詭於
唐之五季非韓歐諸子崛
起其間古文一綫幾何不

清人编选的文章选本 与文学批评研究

孟伟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人编选的文章选本与文学批评研究 / 孟伟著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16.12

ISBN 978-7-5161-9582-6

I . ①清… II . ①孟… III .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清代 IV . ①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091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周 吴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289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杨 明

孟伟博士的《清人编选的文章选本与文学批评研究》一书即将出版，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在从我研学时，就以此为题撰博士论文，那已经是十年以前的事了。毕业之后，孟伟任职于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是一位口碑很好、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可是他念兹在兹，仍然想着将当年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于是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乐此不疲，终于成就了这一部书稿。

翻阅这部书稿，首先感受到那种老老实实做学问的态度。作者从文献调查入手，在这方面花费了巨大的、艰辛的劳力。有不少稀见的、分散收藏在各地图书馆内的书籍，他都亲自前往，一一过目、研读。他认为必须“竭泽而渔”，才能有“发言权”，才能下笔。总之，孟伟对存世的清人所编文章选本做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将其编选、评点、刊刻、流传等情况写成叙录，然后才进入对选本所反映的文学思想的探讨。择其重要的写成正文，其他的也都编入“知见录”内。因此，即使仅从为读者提供书目和线索的角度而言，这也是一部很有用的书。

披读一过，我觉得本书在以下几方面颇有优长。

它指出了清人所编文章选本具有的文献价值。

例如姚椿的《国朝文录》，乃穷数十年之精力而成。姚氏是宗奉理学思想的古文家，故清初以来重要理学著作的序跋多有收录；而对于汉学著作的序跋也并不排斥，汉学著作的序跋也收录了不少。这对于研究清代思想史提供了便利。《国朝文录》还广收诸家为归有光、方苞等古文名家文集所作的序跋，对于清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也提供方便。本书指出，这样经过广事搜罗，将相关的资料汇集一处，可说是选本在文献方面

的一种“集合”作用。其他清朝当代的文章选本也都有类似的功能。又如沈粹芬、黄人、王文濡等所编辑的《国朝文汇》，编纂于清王朝即将结束的前夜，其时西学东渐，东西方思想文化强烈碰撞。其编纂强调不立宗派，不主一家，以保存国粹为目的。该书收录作者凡一千三百五十六人，卷帙之大，为清文选本之最，对于保存清代文献，卓有贡献，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少方便。

本书指出，选本在保存逸文方面也有很大贡献。

有的作者默默不为人知，赖选本而留存文字于天壤之间。例如李祖陶编录《国朝文录》及《续编》，特别注意收录“卓然自为于荒江穷谷之中，而未行于世者”的文章，不遗余力地进行搜罗，以“表扬幽隐”。这些作者的文集多未经版刻，如刘黻的《丛桂堂文录》，系从其子所藏稿本中录出。若无李祖陶的一番努力，刘黻的作品很可能就湮没无闻了。就连刘黻其人，有关记载也极难见到，正是从李氏撰写的《丛桂堂文录引》中，才可约略知道其生平事迹，原来他曾学诗于翁方纲，学文于赵佑，还在纪昀家做过多年塾师。李祖陶对他的文章评价很高，说他“文章高雅，浩瀚中悉归典则”。

有的作者虽然知名于时，却并无文集传世，他们的文章也是靠着选本才得以流传，如姚椿的《国朝文录》保存了盛敬、陆世仪、王汝骥、蔡上翔等人的文章，就是这样的情况。其他如王先谦的《骈文类纂》、屠寄的《国朝常州骈体文录》，其中所选的骈文作家，也有许多是并无文集传世，其作品端赖选本而为后人所知。

本书还指出，还有一种情况，即某作家虽有文集，但选本收录了不见于文集的篇章。如曾燠是乾嘉时期的骈文名家，今有《赏雨茅屋外集》传世，收录其不少骈文作品。但吴鼒编的《国朝八家四六文钞》内有曾氏的《西溪渔隐外集》一卷，其中所收骈文有十一篇不见于《赏雨茅屋外集》。这《西溪渔隐文集》仅有《国朝八家四六文钞》本，那十一篇作品便是靠着吴鼒的编选才流传下来的。又如周寿昌，是晚清著名的史学家，于两《汉书》、《三国志》造诣尤深，而诗文也颇有成就。周氏遗稿由其门人王先谦刊刻成书，名《思益堂集》，但其中未有骈文。其实周氏长于骈文，

为曾国藩所推重，可是生前已大半遗失。幸赖王先谦收得十六篇，刻入所编《国朝十家四六文钞》内。可谓硕果仅存，弥觉可珍。再如陈衍为吴鼒编的《国朝八家四六文钞》作补注，有自序一篇，论注书之难，列举注书之弊十二条，颇有价值，而亦未收入《石遗室文集》，仅仅靠着《八家四六文补注》一书才得以流传。

清人所编文章总集，还具有校勘价值，本书也举了不少例子加以说明。

邬国平先生曾经指出，王昶所编《湖海文传》具有辑佚、校勘方面的价值，但尚未得到今人充分的重视^①。这一论断同样适合于其他许多选本。《清人编选的文章选本与文学批评研究》列举许多例证，让读者看到清人所编文章总集的文献价值，是很有意义的。作者指出，今人编印的《周寿昌集》，仅据《思益堂集》加以整理，却遗漏了《国朝十家四六文钞》中所收的骈文，不能不说这是重大的遗憾。那就是由于对选本的文献价值缺少认识所致。本书作者之所以能指出、强调这样的价值，当然是他广收博见并且不畏繁难、深入了解、细致比对的结果。

除了从文献的角度论述诸家选本，《清人编选的文章选本与文学批评研究》概括选本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常能见微知著，点明要点。这是本书的又一重要优点。

众所周知，选本选录哪些作品，如何编排，序跋中发表怎样的见解，都体现出编撰者的观点、趣味；有的选本还施以点评，就更具有研究价值。本书的论述在这方面也给我们很多启示。

如方苞的《古文约选》，当代研究者似乎不太重视，本书却强调其研究价值。作者说，方苞以前的选本如《古文渊鉴》、《古文观止》、《古文雅正》等，都收有少量的骈文。古文选本中兼收骈文，这在清初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而方苞的古文观念则极为明确。他所收录的，限于两汉、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方苞是古文写作名家，其作品崇散拒骈，一贯鄙薄“俪语”。他的选录和创作以及理论是一致的，他的这种态度对其后的古文选

^① 见邬国平《王昶的〈湖海诗传〉〈湖海文传〉》，载《古籍新书报》第292期。

本产生了影响。本书又指出，《古文约选》不选先秦文和《史记》，并不是认为它们不好，而是为初学者易于学习作文的“义法”着想，特别是有防止“流为明七子之伪体”的用意。盖明七子“文必秦汉”，流弊所及，一味求古求典，形成一种食古不化的拗僻文风，故方苞之不选先秦文和《史记》，与对七子的不满有关。这也体现了《古文约选》的文学批评意义。另外，方苞此选载有评语，而学界尚未给予重视，本书则特意指出，举例说明其价值。凡此均为进一步研究指出了路径。

类似的例子在本书中颇多。例如沈德潜的《唐宋八家文读本》，本书强调其反对摹拟、学古当求“精神”、“神理”的主张，强调沈氏的评语别具手眼，不落时文评点蹊径。又如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虽可谓赓续姚鼐《古文辞类纂》之作，王氏对于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文人的成绩和影响也十分肯定，但本书指出，王氏主张“立言之道，义各有当”，反对清末文坛的门户畛域之风，故选文甚宽，这与姚鼐明代只选归有光，清代只选方苞、刘大櫆，“自为一家之学”，是有所不同的。王先谦还编有《国朝十家四六文钞》与《骈文类纂》两部骈文选本。骈散并重，也显示了王氏文章学思想的通达。本书又指出，王氏既不同于方苞至姚鼐的崇散拒骈，也不同于李兆洛等人所主张的骈散交融。李兆洛《骈体文钞》收录了《报任安书》、《出师表》等散文作品，王先谦批评其“限断未谨”。姚鼐《古文辞类纂》收录“辞赋”类作品，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则不收辞赋，因为辞赋“取工骈俪”，与古文文体有别。（王氏所编《骈文类纂》列有“辞赋”类，认为辞赋是骈文写作必须学习的对象。）可见王先谦是主张严格文体区别的。但是，另一方面，他既编有古文选本，又编辑骈文选本，则表明他是骈、散并重的。本书特地指明此点，让读者对于王先谦的文章学观点有明晰的了解。

《清人编选的文章选本与文学批评研究》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十分注意选本的编纂以及流传等情况的时代背景，常常结合社会文化、学术思想、文学创作、文学思潮等因素进行研究。例如强调了古文选本的大量涌现与科举考试、时文写作的关系，强调桐城文人编辑古文选本与清代统治者文化政策的关系，等等。这里我们只举出本书对《六朝文絜》的论述，

比较详细地作一些介绍。

《六朝文絜》为许梿所编，编辑和刊印于嘉道之际。它的分量不大，所选均为短小的骈文。本书指出，其书虽然分量不大，但却备受欢迎。自编成之后，不断刊印，光绪年间还出现了笺注本，直至民国，仍有多种重印本和标点整理本出版。有的骈文选本当日声价颇高，但随着时代变迁，在出版领域多归于沉寂，《六朝文絜》却持续地为出版界和读者所欢迎。本书强调，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六朝文絜》选短小的文章，所选又多抒发性情、具有风韵的作品，乃是深受晚明小品文审美趣味影响的结果。晚明崇尚性灵，重视具有风韵和闲适趣味的小品文，此种审美趣味与六朝时期存在的喜好语言华美、内容柔媚、侧重抒情的文学审美取向相一致。《六朝文絜》正体现了这样的趣味，不仅反映在选篇上，也体现于许梿的评语之中。清朝统治者和正统文人对晚明士风和文学是持排斥态度的，但晚明思潮在清代仍然影响着文人思想与创作，晚明小品的精神仍继续发挥其作用，《六朝文絜》的编选和流传正证明了这一点。本书又指出，许梿的序和评语都表达了对骈文的推崇和对诋斥六朝骈文者的不满，肯定骈文价值、提高骈文地位也是许梿编辑《六朝文絜》的宗旨所在。因此《六朝文絜》的编选与乾嘉、光绪时期骈文的复兴有密切关系。据本书作者的调查，光绪年间，二十余年里，《六朝文絜》的刊本竟在八种以上，还出现了黎经诰的用功甚深、质量颇高的笺注本。黎氏笺注此书，是作为家塾读本用的，相比许梿自序所云少年时塾师禁止他读徐陵、庾信等六朝骈文，是多么大的变化。作者说，由此可见骈文在清末得到普遍接受的情况，也反映出清末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的变化。这样的论断是颇解人颐的。作者又进一步详尽调查了《六朝文絜》、《六朝文絜笺注》在民国时期的出版情况，指出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出版热潮，这一现象与民国时期“小品热”文学思潮有直接的关系。当时周作人、林语堂等提倡小品文。周氏提出“上有六朝，下有明朝”，自述“《六朝文絜》及黎氏笺注常备在座右”。鲁迅虽对这股“小品热”表示不满，但据周作人说，他其实也是爱读《六朝文絜》，作为常备书的。本书说：“同为骈文选本，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尽管享誉甚高，但在民国时期的刊印远远少于《六朝文

絜》，这种情况也可间接说明《六朝文絜》的大量刊印与当时文坛热衷小品文的文学思潮是有直接关系的。”确是有根有据的判断。又说：“对《六朝文絜》这样一个勾连了四个时代、产生了广泛影响的选本进行考察，可以加深我们对晚明、乾嘉、光绪、民国时期文学思潮、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以及出版、印刷等的认识，这也是选本研究的独特价值所在。”足见本书作者是非常自觉地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研究选本的。

文如其人。孟伟为人朴实，踏实、用功而不露圭角。他的这部书稿，也正是老老实实下大功夫撰成，是在平实之中包含真知灼见的学术佳作，值得向读者推荐。

二〇一六年十月

欣然斋北窗下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清人编选的古文选本与文学批评	1
第一节 清代古文选本的编选、评点及其文学批评意义	1
第二节 科举考试与清代古文选评	16
第三节 清代敕修文章选本及其对文风建设的意义	31
第四节 方苞《古文约选》的编选、评点及其影响	43
第五节 《唐宋八家文读本》与沈德潜的古文理论	51
第六节 姚鼐《古文辞类纂》的编选与刊刻	62
第二章 清人编选的清代古文选本与文学批评	70
第一节 清人所编清代古文选本的文献价值与文学批评意义	70
第二节 李祖陶的清文选本与清文批评	76
第三节 《续古文辞类纂》与王先谦的古文观念	82
第三章 清人编选的骈文选本与文学批评	87
第一节 清人编选的骈文选本概述	87
第二节 清人所编清代骈文选本的文献价值与文学批评意义	91
第三节 清乾嘉以降骈文选本的“尊体”批评	110
第四节 《南北朝文钞》与彭兆荪的骈文理论	125

第五节 《骈体文钞》选评与李兆洛的文章学理论	132
第六节 《国朝八家四六文钞》与《国朝骈体正宗》的 编选、批评旨趣及影响	151
第七节 《六朝文絜》的编刊及其与文学思潮的关系	170
第八节 《国朝十家四六文钞》《骈文类纂》与王先谦的骈文理论.....	181
第四章 清人编选的明文选本与文学批评	189
第一节 黄宗羲的明文选本与明文批评	189
第二节 清人编选的其他明文选本	197
附录 清人编选的文章选本知见录.....	204
一 以清前古文为主要选录对象的古文选本	204
二 以清代古文为主要选录对象的古文选本	229
三 以清前骈文为主要选录对象的骈文选本	257
四 以清代骈文为主要选录对象的骈文选本	269
参考文献	284
后记	295

第一章 清人编选的古文选本与文学批评^①

第一节 清代古文选本的编选、评点及其文学批评意义

我国文章选本出现较早，就笔者所知，唐代柳宗直编选的《西汉文类》^②是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文章选本。南宋以后，古文选本开始大量出现，吕祖谦的《古文关键》、真德秀的《文章正宗》、谢枋得的《文章轨范》等都有较大的影响。“选”与“评”相结合是南宋以后古文选本的基本模式。清王朝入关后，确立了“尊孔崇儒”的文化政策。对理学思想的崇拜、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促进了清人古文编选和评点活动的兴盛。

一 古文选本的编选目的、宗旨及选家身份

清人热衷于对古文的编选。总体来看，清人所编古文选本有其特定的编选目的和编选宗旨，在选家身份和选本特点等方面也都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共性特征。

（一）提高八股文写作水平是清人所编古文选本的最终目的

提到古文选本，人们多认为是为提高古文写作水平而编选。其实，提高古文写作水平只是古文选本的目的之一，而不是它的最终目的。在科举

^① 本章所论“古文选本”，是指以清前古文为主要选录对象的古文选本。

^② 《柳河东集》有《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一文，可知该书选录《汉书》文章，编为四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西汉文类》四十卷，唐柳宗元之弟宗直尝辑此书，宗元为序，亦四十卷。《唐艺文志》有之，其书不传，今书陶叔献元之所编次，未详何人，梅尧臣为之序。”

时代，提高八股文写作水平才是古文选本编选的最终目的。

南宋的古文选本如《古文关键》等是作为古文学习的教材而编选的，所以它的评点也多是讲明文章的篇章结构、章法技巧，目的是教人如何写作文章。明代实行八股取士制度，科举成了读书人的必由之路，明代古文选本的编选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提高时文写作能力。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是明代著名的古文选本，《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它之所以能够“一二百年以来，家弦户诵”，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为举业而设”^①，这其实是明代古文选本繁荣的主要原因。明人郭伟在其所编古文选本《新镌分类评注文武合编百子金丹》的凡例中说：

历科以来，弘、正之间作文家纯主六经而兼用韩、柳、欧、苏四大家，此国家崇盛治也。嘉、隆以来，四大家之风尚寢微，秦汉、《国策》、《左传》之习炽然，不复知有四大家矣，此亦文运之未漓也。隆、万以后，士习趋入诡道，则主佛书诸经典，而文章亦稍稍不轨于正，士习从此漓矣。迩来圣天子登极，文运中兴，经生子翕然崇正学，士习丕变，壬戌、乙丑两科会场中能用子史者咸入彀。^②

郭伟认为明代历朝科举文风都是有所变化的。他所说的“作文家”是指写作科举应试文章的人，“作文家”的文章风格从以六经、韩、柳、欧、苏为主到专主先秦文，再到取法佛经，取法子史，可见科举文章的内容、风格与其所取法的对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他迎合时代风气，编纂了这部以“子史”为内容的古文选本，以求为科举考试服务。郭伟的这番话很好地说明了古文选本的编纂与科举考试有密切的关系，为科举服务是多数古文选本的主要目的。

就清代而言，清王朝继承了明代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据《清史稿·选举志》：“世祖统一区夏，顺治元年，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

^①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19页。

^② 郭伟：《新镌分类评注文武合编百子金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页。

辰、戌、丑、未年会试。”^①清人甫一入关，便制定了科举制度，足可看出其对科举考试的高度重视。在科举时代，科举中式是广大读书人的终极目标，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成为清代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清代学校教育围绕八股文而展开，而学习古文是提高八股文写作水平的有效手段。清初著名时文选家吕留良说：“今为举业者，必有数十百篇精熟文字于胸中，以为底本，但率皆取资时文中，则曷若求之于古文乎？”^②明人孙鑛也曾说：“二十五岁，始知受欧阳文。二十六而熟读《韩非子》，手节录之，以资举业。”^③可见在科举时代，通过学习古文提高八股文的写作水平，是普遍的社会观念。

这一点也可以从现代文体学角度进行解释。从文体学来讲，八股文作为一种文体，可以说是集合了汉语文体的各种特点。启功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在论说八股文时都指出了这一点。启功先生说：

对偶、声调是古代文章的艺术手法，也是汉语文学技巧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也逐渐纳入八股的作法中。

八股文既然是吸取古代若干项文体综合而成，它又用了骈体文中长联式的对偶，那么骈文的韵律手法，自然会附带引进。^④

金克木先生说：

八股文体兼骈散，继承了战国策士的言论，汉魏六朝的赋，唐宋的文，而以《四书》为模范。分析八股文体若追溯本源就差不多要涉及全部汉文文体传统。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17页。

^② 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页。

^③ 孙鑛：《月峰先生居业次编》，《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

^④ 启功：《说八股》，见《说八股》，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6、40页。

八股文正是把这种汉文文体特点发挥到极端的典型。若没有汉文的这些特点就不会有八股文。^①

从两位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八股文具有汉语文体的各种特点。那么，从学习写作的角度来讲，单纯以八股文为范文来学习八股文是不够的，学习古文成为提高八股文写作水平的有效途径。

明清两代以八股文著称者亦多为古文名家，如明代的唐顺之、归有光、艾南英，清代的韩菼、方舟、方苞等人，都兼擅时文和古文，古文家往往对呆板的时文写作表示不满，要求通过学习古文以提高时文的品格。方苞为国子监学生编选《古文约选》，选取两汉、唐宋八大家文章作为学习的范文。在《古文约选序例》中，他说：

学者能切究于此，而以求《左》、《史》、《公》、《穀》、《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②

方苞认为掌握了古文义法，写作八股文便会轻松自如，他编选《古文约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学习古文来提高国子监生八股文的写作能力，这其实也是大多数古文选本编选的最终目的。

古文选家还从理论上对学习古文有助于八股文写作进行分析。过珙在其所编《绍文堂详订古文觉斯定本》的序文中说：

周秦两汉以迄唐宋元明大家之文，其言之可传而不朽者，亦道所由寓，文章中之百川众壑，殊途同归者也，且周秦两汉以下之文，择焉而精，语焉而详，则四子五经之文益彰。^③

① 金克木：《八股新论》，见《说八股》，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5、99页。

② 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13页。

③ 过珙：《绍文堂详订古文觉斯定本》，《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49页。

认为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大家文章寄寓了儒家之道，对其讲求学习，可加深对四书五经的理解。

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前有李元度序：

论文之极致，正以绝处时文蹊径为高，而论时文之极致，又以能得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为最上乘。^①

也说明在科举时代，人们以古文境界作为衡量八股文写作水平的标准。所以提高八股文写作水平是清代古文选本编选的最终目的，这也是科举时代古文选本繁荣兴盛的根本原因。

（二）崇尚理学，发挥教化作用是清代古文选本的重要宗旨

唐宋以来，古文与道有密切的关系，古文家标举“文以明道”或“文以载道”，道学家则有“文从道出”的看法。清王朝从康熙开始定程朱理学于一尊，“尊孔崇儒”是其基本的思想文化政策。编选古文选本也是清代统治者宣传其思想文化政策的重要方式。清王朝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敕修《古文渊鉴》，乾隆三年（1738）敕修《唐宋文醇》，这两部由康、乾二帝亲自主持编纂的古文选本，都以表达对程朱理学的崇尚、发挥教化作用为编纂宗旨。《古文约选》是为国子监学生编选的古文教材，方苞在代果亲王允礼所作序文中说：“群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始基于此。是则余为是编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夫。”^②表明其以古文选本发挥政治教化作用的编选宗旨。乾隆三年，清帝下诏，允许民间书坊翻刻内府所藏书版，称《古文渊鉴》、《古文约选》等书“具于学术有裨，自宜广为传习”^③，表现出对于古文选本宣扬儒家思想，发挥教化作用的高度重视。

^① 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光绪辛巳（1881）重刊本。

^② 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13页。

^③ 素尔讷等：《学政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

除官修古文选本以外，清代产生了大量坊刻和家刻古文选本，这些古文选本也以崇奉理学、发挥教化作用为编选宗旨。理学名臣蔡世远所编《古文雅正》，以“文辞典雅”、“思想纯正”为选篇标准，张廷玉序谓，“醇正典则，悉合六经之旨”，“是文之选也，其帙简，其义精，而崇实学以黜浮华，明理义以去放诞，信足以赞襄文治，津梁后学”^①。指出《古文雅正》以崇尚理学，发挥教化作用为编选宗旨。吴震方《朱子论定文钞》将朱熹言论涉及之文章，汇为一编，序文说：“我皇上睿学渊深，崇儒重道，右学吁俊，首重理学，两阐以性理试论童子兼小学命题，士风一轨于正。”^②表明其所编古文选本也是以“崇儒重道”为宗旨，以与国家的文化政策相呼应。《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是清初影响较大的古文选本，它的编选者储欣在序文中述其编选原因是不满意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大抵为经义计”的特点，也就是不满意古文选本只以提高八股文写作水平为目的。储欣此选的目的则在于使“承学治古文之士”响应“圣天子”“崇儒重道，化成天下意”^③，也就是要使古文学习与“崇儒重道”的时代精神相结合，而不只是着眼于科举考试。后来乾隆在《御选唐宋文醇》的序文中，对储欣的这种立场表示赞赏，称储欣所选的目的是“欲裨读者兴起于古，毋只为发策决科之用，意良美矣”^④。对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着眼于崇尚儒家思想、发挥教化作用的编纂宗旨予以肯定。冯心友所编《古文汇编》卷首序文，认为《汇编》可以发挥“正人心，厚风俗”的作用。凡例明确声称“是编盖劝善书耳”^⑤，表明编选者欲以古文选本发挥教化作用的编纂宗旨。

^① 蔡世远：《古文雅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页。

^② 吴震方：《朱子论定文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4页。

^③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237页。

^④ 乾隆敕修：《御选唐宋文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0页。

^⑤ 冯心友：《古文汇编》，清康熙刻本。